

两枚抗战钱币里的山河记忆

□郭学军



在当代收藏热潮中,无数珍品因工艺或材质备受追捧。而我案头这两枚抗战钱币(如上图),既无金银璀璨,亦无名家题跋,却以铅锡斑驳之躯,承载着烽火岁月的永恒记忆。笔者今日将其公之于世,非为炫藏,唯愿方寸之物能诉说那段山河破碎而风骨犹存的往事。

这两枚直径3.1厘米、厚0.2厘米、重16.6克的铅锡钱币,其形制质朴如战时工具。钱币正面“抗战到底”四字楷书笔力千钧,透着一股斩钉截铁的决绝,如同前线将士们写在战壕里的誓言;底端“五分”面值,昭示其曾是战火中流通的“硬通货”,见证百姓

用仅有的积蓄支持抗战的寻常瞬间。而钱币背面则更为简洁,仅铸一个规整的圆圈,圈外无纹,圈内无字,朴素

到近乎简陋,却像一个沉默的句号,圈住了那个年代人们对和平的全部期盼。

翻阅史料便知,这类抗战时期的地方钱币,多诞生于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。那时,日寇对我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,妄图通过切断物流流通、破坏金融秩序,瓦解我方的抗战根基。为打破封锁,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,创办小型铸币厂,用铅、锡等易得的廉价金属,铸造出这些“土生土长”的钱币。它们没有统一的模具,没有精湛的工艺,甚至连金比例都难以精准把控,却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,撑起了根据地的经济运转——农民用它购买农具,商贩用它周转货物,儿童团的小战士们,或许也曾攥着几枚这样的“五分钱”,为前线送去过一封封带着体温的家书。

我与这两枚特殊钱币的缘分,始于三十年前的一次下乡走访。那时我刚接触收藏,总想着寻觅些“大开门”的珍品,却在皖北一个偏远村落的老乡家里,偶遇了这两枚被遗忘在木匣角落的“破铜烂铁”。老乡说,这是他爷爷留下的物件,当年爷爷是村里的货郎,抗战时曾冒着炮火,给山里的游击队送过盐和药品,游击队的同志便用这些钱币付了货款。后

来爷爷把它们小心包好,藏在箱底,说“等抗战胜利了,这就是念想”。如今,货郎爷爷早已作古,木匣里的衣物早已腐朽,唯有这两枚抗战钱币,在岁月的侵蚀下,表面生出一层青灰色的包浆,如同披上了一层时光的铠甲。

这些年,我见过无数价值连城的古币,它们或是皇家用过的金铤,或是名家雕刻的花钱,却始终不及这两枚抗战钱币让我动容。因为它们身上的每一处痕迹,都是战火与生活的印记——钱币边缘的细小磕碰,或许是当年货郎担在崎岖山路上颠簸所致;正面“战”字的笔画略有模糊,可能是无数人攥握传递时,掌心的温度与汗水留下的印记;背面的圆圈边缘虽不完美,却凝聚着抗战时期工匠们“哪怕条件简陋,也要支援前线”的赤诚。铅锡本是廉价金属,可当它们与“抗战到底”的誓言结合,与千万军民的抗争史交融,便不再是普通的钱币,而是镌刻着民族精神的“活化石”。

如今,盛世之下,收藏市场热闹非凡,天价拍品屡见不鲜,人们追逐着文物的经济价值,却有时忽略了它们背后的历史重量。这两枚抗战钱币,或许在收藏市场上难敌金银古币的身价,却有着无可替代的“精神价值”。它们不像

博物馆里的文物那样隔着玻璃展柜,而是能被我们捧在掌心,清晰触摸到岁月的纹路,感受到当年军民“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壮志豪情。当我们凝视“抗战到底”四个字时,看到的不仅是钱币上的文字,更是无数先烈用生命践行的承诺;当我们掂量这16.6克的重量时,感受到的不仅是铅锡的密度,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凝聚起的磅礴力量。

藏物易,藏史难;藏史易,藏心难。这两枚抗战钱币于我而言,早已不是一件普通的收藏品,而是一位沉默的“历史见证者”。它提醒着我,盛世收藏的意义,从来不止于囤积珍宝,更在于传承记忆——让那些镌刻在器物上的岁月,不被时光淹没;让那些融入血脉的精神,不被时代遗忘。今日将其披露,愿与各位藏友共赏,更愿与每一位铭记历史的人共勉:莫让铅锡蒙尘,莫让记忆褪色,因为每一件从战火中走来的文物,都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坐标,都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力量源泉。

山河今已无恙,钱币犹存余温。愿这两枚抗战钱币在盛世涛声中,继续传颂不屈岁月,让世人铭记;我们收藏的不仅是文物,更是一个民族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



大美山河

汤青 摄

律诗八首

□陆震日

G3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通车

万里长江涌大潮,铜官晴翠逼云霄。
东风直与羊山便,一里飞虹再起桥。

天井湖

古井通江海,雕难道德文。
青荷招远客,佳气接纤云。
阁眺千芳苑,风撩百褶裙。
诗仙惭食地,八宝喜迎君。

农林深处静闻香

沿途桂子撒金黄,岭上红枫并日彰。
欲问今朝何得趣,农林深处静闻香。

山村有见

古树藤楼漾石泉,松花竹影白云翩。
丝瓜已作龙钟态,自结经纶不赚钱。

草原牧影

丘原牧影小蛮腰,信马由缰且自骄。
竹笛羌歌频醉客,长鞭一甩白云飘。

黄山挑夫

登山谁不累?更看那挑夫。
莫问年庚事,银丝滴汗珠。

环卫工

身披红马甲,汗水洒城垣。
得个年终奖,全包给小孙。

退休后

退休仍发几分光,斗室盘营小作坊。
礼待亲疏吴起信,情怡老少紫丁香。
无需换鸟腾笼技,免问行南闯北商。
亦捨余闲邀月饮,黎明启户又开张。

一面照见人性的镜子——读《傲慢与偏见》有感

□林积才



《傲慢与偏见》是英国十八世纪末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简·奥斯丁的巅峰之作。她曾谦逊地形容自己的创作:“好比一件三英寸大小的象牙雕刻品。”精致、细腻、匠心独运——这不仅是对她艺术风格的精准概括,更道出了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。它宛如一面澄澈的镜子,映照18世纪末英国乡村百态,折射人性幽微的光影,在时间的长河中熠熠生辉,成为不朽的经典。

要真正读懂《傲慢与偏见》,便不能脱离“知人论世”的视角。作者简·奥斯丁(1775年—1817年)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的牧师家庭,有五位兄弟与一位姐姐。父亲乔治·奥斯丁毕业于牛津大学,家中藏书丰富,文化氛围浓厚。长兄詹姆斯对文学的热爱深深影响了年少的简,使她在耳濡目染中萌发了写作的兴趣。十六岁执笔,二十岁完成《理智与情感》初稿,二十一时便写就了《第一次印象》,这正是《傲慢与偏见》的雏形。然而,这部被誉为“19世纪最有影响的经典文学之一”的小说直至1813年才得以出版。四年后,年仅四十一岁的奥斯丁溘然长逝。她生前并未获得广泛声誉,直到生命最后一年,才开始被文坛真正“看见”。个中缘由,或许正因现实主义小说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尚未被充分重视。尽管生命短暂,她却留下了六部完整小说与一部未竟手稿,每一部都如精雕细琢的宝石,闪烁着智慧与洞察的光芒。

《傲慢与偏见》以班纳特家五个女儿的婚恋为主线,编织出一幅关于爱情、阶级与人性的斑斓图景。书中描写了四对截然不同的婚姻,如同一个微缩的“人间婚恋万花筒”,在轻松诙谐的叙事中,展现出深刻的社会观察与心理剖析。彬格莱与吉英是善良的婚姻。彬格莱出身世家,性情温和,待人热忱;吉英美丽端庄,温柔敦厚。二人一见倾心,情感纯粹而真挚。然而,彬格莱的炽热情感与吉英的含蓄内敛,在旁人眼中却成了误解的源头。一个看似轻浮,一个似有保留。幸而误会终得化解,两人重归于好,以真诚与善意筑起婚姻的基石。

达西与伊丽莎白是理想的婚姻。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达西出身贵族,仪表堂堂,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。他曾坦言:“我从小被纵容自私、傲慢,从八岁到二十八岁,都受这种教养。”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,言辞犀利,不趋炎附势。她之所以打动达西,正是因为她“不像别人,只为博得称赞”。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,达西学会了谦卑,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。他们的爱情,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,是灵魂的契合,是成长的见证,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,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柯林斯与夏绿蒂是功利的婚姻。夏绿蒂·卢卡斯出身平凡,深知女性在社会中缺乏经济独立的可能。她不求爱情,只求安稳的生活保障。当柯林斯在被伊丽莎白拒绝后,迅速转向她求婚时,她果断接受。柯林斯迂腐可笑,视婚姻为任务,仿佛妻子只是家中一件摆设。而夏绿蒂则清醒地选择了“安全”而非“激情”。这段婚姻没有浪漫,却充满现实的智慧。它揭示了在男权社会中,女性如何以理性换取生存空间。

韦翰与丽迪雅是冲动的婚姻。韦翰英俊潇洒,巧言令色,实则虚伪自私;丽迪雅天真烂漫,追求刺激,不顾后果。两人一见钟情,私奔出走,引发轩然大波。然而激情褪去,真相浮现——韦翰不仅负债累累,更在丽迪雅怀孕后意图抛弃她。最终在达西的暗中斡旋下,二人才勉强完婚。这段经历让丽迪雅尝到了冲动的代价,也让她明白:爱情若缺乏理智与判断,在复杂的社会中终将不堪一击。

四段婚姻,四种人生选择。作者并未简单褒贬,而是以冷静的笔触呈现每一种情感背后的动因与代价。无论是善良、理想,还是功利、冲动,每一段关系都映照出人性的复杂与真实。在这些情感的波折与结局中,我们既看到偏见如何蒙蔽双眼,也看到傲慢如何隔绝心灵;既看到爱情如何让人成长,也看到社会如何塑造选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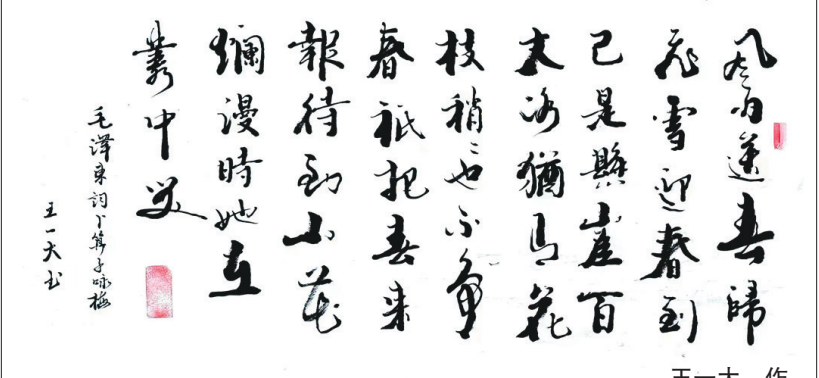
令人深思的是,简·奥斯丁生活的时代,正是世界剧烈动荡的年代: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于她出生之年,随后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,拿破仑横扫欧洲,英法交战绵延二十余载。然而,在她的笔下,听不到炮火轰鸣,看不到硝烟弥漫,更无宏大历史人物的踪迹。她将镜头对准乡村庄园、舞会、客厅,记录一群中产阶级男女的谈情说爱与日常琐碎。这并非逃避,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学选择。她以微观见宏观,以私人情感折射普遍人性。这或许正是她伟大的所在。伟大的文学,从来不只是时代的回声,而是对人性永恒命题的追问。正如沈从文在战火纷飞年代写下《边城》,以湘西小镇的纯净之美对抗暴力与混乱;苏轼在政治失意时吟出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,将兄弟之情升华为对宇宙人生的哲思;曹雪芹在家族衰败中写就《红楼梦》,马尔克斯在拉美动荡中构筑《百年孤独》。他们皆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,直抵人心深处。

《傲慢与偏见》亦如此。它不写战争,却写出了人心的战场;不写革命,却完成了对偏见与傲慢的内在革命。它告诉我们:真正的爱,始于自我认知,成于彼此理解。正如书中那句隽永的箴言:“傲慢让我们无法去爱别人,偏见让别人无法来爱我们。”

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、情绪先行的时代,再读《傲慢与偏见》,我们依然能从中获得启示:唯有放下成见,倾听内心,才能在纷繁世界中,寻得那个真正懂你,值得你爱的人。



钱松 作



王一大 作

